

契訶夫劇集
訶戲選四

萬尼亞
舅舅

文化生活出版社

樂府詩集
四庫全書

萬
尼
亞
男
男

五言古詩

譯文叢書

契訶夫戲劇選集

麗尼譯

萬尼亞舅舅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人 物

賽布雅可夫(亞歷山大·佛拉地米洛維奇)：退職大學教授。
葉琳娜(安得列葉夫娜)：教授夫人，二十七歲。

蘇菲亞(亞歷山大洛夫)：教授前妻所生女(暱稱：蘇尼亞)。

瑪雅(華西列夫娜)：樞密顧問官的未亡人，教授前妻之母。

伏尼茨基(伊萬·彼得洛維奇)瑪雅之子(暱稱：萬尼亞)。

阿斯特羅夫(米哈爾·萊涅維奇)：醫生。

鐵里金(伊里亞·伊里奇)：沒落地主。

瑪里娜：老奶媽。

工人一名。

戲劇發生在賽布雅可夫的莊園

原书空白页

第
一
幕

原书空白页

花園。房屋之一部和走廊可以看見。林蔭道上的老白楊樹下，茶桌已經陳設。園景式的凳椅；一張椅上，放有六絃琴。離桌不遠，有鞦韆架。陰霾的午后，二三時之間。

瑪里娜，行動緩滯的老婦人，坐在茶爐旁邊，織毛襪，阿斯特羅夫在她身旁，上下踱着。

瑪里娜（倒出一杯茶來）哪，喝點兒茶罷，親愛的。

阿斯特羅夫（勉強擎杯）不大想喝。

瑪里娜 那嗎，喝點兒白酒？

阿斯特羅夫 不，我並不每天都喝白酒。況且，天氣又這麼燥（稍停）。奶媽，我們認識了到底多少年呢？

瑪里娜（思索）多少年？哎，天！讓我記記！……您到這一帶來，到底是什麼時候呢？那時候，小蘇尼亞的媽媽，薇拉，還活着呢。是在她臨死以前的兩個冬天，您來看我們來的。……說起來，那該是十一個年頭以前啦。（稍作思忖。）許遠不祇……

阿斯特羅夫 我變了很多吧？

瑪里娜 變多啦。那時候，您又年青，又漂亮；現在，可老多啦，也不像從前那麼的漂

混。還有，就是——你如今又愛喝這麼一口酒。

阿斯特羅夫 是的。……十年光景，我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啦。爲什麼原故呢？我工作得太過度啦，奶媽。從早到晚，我老是奔來奔去，一刻兒也不能休息，就是到了晚間，鑽到了被窩裏頭，也還得時刻担着心，深怕又給拖了出來，給人家看病去。自從你認識我，這麼許多年，我何曾過過一天半天自在的日子？我能不老嗎？再說罷，生活本身就是厭倦的，愚蠢的，醜態的。這種生活可以把你整個兒給吞下去。周圍看看，全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古怪腳色，無論誰，誰都是。在這種人裏頭生活，不到這麼三五年，不知不覺，一步一步，自己也不由得變得古怪起來啦。有什麼辦法呢？（捻捻自己的長鬍子。）哈，我已經長了多麼一大把的鬍子——多麼傻頭傻腦的鬍子啊！我簡直變成個怪物啦，奶媽。可是，謝天謝地，我可還沒有變得太傻。我的頭腦幸而還能管點兒事情。可是，我的感情已經有點兒麻木啦。我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在乎，誰我也不高興……也許，除了你以外——我是喜歡您的（吻吻她的頭）。當找小的時候，我也有個跟您一樣的奶媽呢。

瑪里娜 你不想再喫點兒什麼嗎？

阿斯特羅夫 不，奶媽。在大齋節的第三個星期，我到瑪利茨科去，那兒正發生瘟疫：

斑疹傷寒。在那些茅屋裏頭，人們成堆的躺着。髒，臭，煙！小牛，小豬什麼的，都和病人攪到一塊兒，攤滿了一地的。我一整天，拚命忙着，一分鐘也不能坐下，一口水也沒有吃。回到家裏，還是別想休息。他們又給我擡了一個在鐵路打旗子的來啦。我把他放在櫃子上，給他施手術。可是，剛上麻藥，他就死過去啦。在不需要感情的時候，感情却偏偏好像又復活了過來。我心裏多麼難受啊！好像是我故意弄死他似的。我坐下，把眼睛閉起來，像這麼的，不禁想道：在我們死後一百年或者兩百年，那些後代們，也就是我們拚着命給他們打出一條路來的人們，難道他們會記得我們，會給我們一言半語的感激嗎？奶媽，你曉得：他們不會的！

瑪里娜

人不記得，天會記得的。

阿斯特羅夫 謝謝您，奶媽。說得好極啦。

【伏尼茨基上。

伏尼茨基（從屋子裏出來；午睡方醒，懶懶散散的樣子；他坐到花園的凳上。理理自己的時髦的領結。） 是的。……（稍停）對。……

阿斯特羅夫 睡得好？

伏尼茨基 不錯。……很好。（呵欠 自從教授先生和教授夫人到咱們這兒來，咱們的生

活潑個兒亂啦。我是胡里胡塗地睡，亂七八糟地吃，又喝酒——真不像話。從前，我從來沒有一刻兒閒過。從前，蘇尼亞和我老是抖擻着精神一個勁兒幹，可是，如今，祇賸蘇尼亞一個人苦撐着，我就整天睡，吃，喝酒。太不像話！

瑪里娜（搖頭）真是，像什麼話呢？教授總要到正午十二點鐘纔爬起來，茶爐子硬要燒一整個上午，等着他。他們沒來的時候，我們老是正午吃午飯，跟別人家一樣，現在，可是不到六七點就想吃午飯啦。教授偏偏要在晚間念書，寫字，猛然，在半夜三更，他老人家按鈴啦。天！怎麼回事？「來茶呀！」大家都得從夢裏給攪醒過來，給他老人家生茶爐子。真像什麼話呢？

阿斯特羅夫 他們還得在這兒待好久嗎？

伏尼茨基（吹口哨）還得住上一百年。教授大人已經下了決心，要在這兒住一輩子啦。

瑪里娜 瞧罷！茶爐子在桌上整燒了兩個鐘點，可是他們偏偏又散步去啦。
伏尼茨基 就回來啦。馬上就回來啦。

【人語聲。從花園的彼端，賽布雅可夫，葉琳娜，蘇尼亞和鐵里金，散步歸來。

賽布雅可夫 真可愛！可愛極啦！……絕妙的好風景！

鐵里金 妙不可言，大人。

蘇尼亞 我們明兒到植物園去，是嗎，爸爸？

伏尼茨基 茶擺好啦！

賽布雅可夫 朋友們，勞駕把我的茶給送到書齋裏去，行嗎？我還有點小事，今天就得辦好。

蘇尼亞 您定會高興那個植物園的。

【葉琳娜，賽布雅可夫和蘇尼亞走進屋子裏去。鐵里金走向茶桌，坐在瑪里娜身旁。

伏尼茨基 這麼又熱又悶的天，可是我們的偉大的學者還要披上大衣，穿上套鞋，打着傘，還戴着手套呢。

阿斯特羅夫 那就可見得很會保重他自己的身體。

伏尼茨基 而她，却又是多麼美，多麼可愛！我從來也沒有見過比她更美的女人。

鐵里金 瑪里娜·提摩費埃夫娜，無論我騎馬馳驅田野，或者散步在綠蔭的花園，或者

一看見這擺在面前的茶桌，我總是感覺着說不出來的歡喜。良辰美景，百鳥歡鳴，我們也都在生活在和平和親睦裏頭——人生在世，還能再要些什麼呢？（擎杯。）

對於您，我真是感激的呀！

伏尼茨基（如夢）她的眼睛……：美，美，美！

阿斯特羅夫 伊萬·彼得洛維奇，給咱們說點兒什麼別的罷。

伏尼茨基（無精打采）要我給你說什麼？

阿斯特羅夫 難道就沒有什麼新的事情嗎？

伏尼茨基 新的？什麼也沒有。全是舊的。我還是個舊我，甚至更糟，因為我已經變得懶

洋洋的啦。我什麼也沒有作，祇是老鴉一般地囁囁。我那老斑鳩似的媽媽還是照舊

整天咕咕她的婦女的權利。一隻腿早伸到墳墓裏去了，可是，她還要從她的那些濶博的書本裏頭去鑽求新生活的黎明呢。

阿斯特羅夫 教授呢？

伏尼茨基 教授？照舊坐在書齋，從清晨到夜半，寫，寫，寫。『皺着眉，絞着腦，我們寫呀寫，到頭來還是沒沒無聞，千辛萬苦付流水。』可憐的廢紙！他倒不如寫寫他自己的自傳，那倒真是多麼崇高的題材！退職的教授，老而不死，語言無味，一條飽學的泥鰍。痛風，風濕，神經痛，眼紅，嫉妬，已經把他的肝臟脹腫了。老傢伙不害臊住在他的前妻的田莊上，委實是住得很不樂意，可是，也別無妙策，因為住城裏他就住不起。他成天憤憤不平，好像他受了多大委屈，可是，老實說，他倒

真是天之驕子，超人一等的幸福。（興奮。）想想罷，該是多麼樣的幸運的寵兒！不過是個微賤的聖器監守人的兒子，却已經爬上了大學的榮譽，坐上了教授的講席；已經變成了「教授大人」，樞密顧問官的東牀快婿，這個那個一大堆的什麼啦。當然哪，這都算不了什麼。可是，咱們單說說這個罷。這傢伙講藝術，寫藝術，著作等身，門生天下，可是他就壓根兒不知道藝術是什麼。二十五年，他祇是拾取人家的唾餘，來高談什麼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種種的亂七八糟。二十五年，他講這個，寫那個，可是，歸根結底，到底是些什麼呢？不外是聰明的人早已知道，愚蠢的人不要知道的那些胡說白道罷啦。二十五年，他簡直是白費光陰。可是，還多麼自尊自大，神氣活現！他已經退休了，但是鬼也沒有一個知道他的；他完全祇是個無名小卒而已。那麼，二十五年以來，他的唯一事業就祇是硬塞住賢路，死也不肯放手罷啦。可是，您瞧瞧他，一擺三搖的，真像個天神呢！

阿斯特羅夫 得，我看你簡直有點兒醋意。

伏尼茨基 對，我承認。再說他對於女人，也總是多麼成功。唐歡也比他不了。他的前妻，就是我的姐姐，該多麼可愛，多麼溫柔，純潔得像藍色的天空，高貴，大方，向她求婚的，比向老頭子求學的還多得多，可是，姐姐却偏偏是那麼愛他，像祇有

純潔的安琪兒愛那些和她們自己一般純潔一般美麗的人兒一樣地愛着他。我的母親直到現在還把他當作一尊偶像，崇拜他，敬他，畏他。他的後妻，你剛剛看見的，又美麗，又聰明，偏偏在他老了以後還肯嫁他，竟肯爲他來犧牲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美貌，自己的自由和光輝。圖的什麼呢？爲的什麼呢？

阿斯特羅夫 她對於教授真是忠實的嗎？

伏尼茨基 不幸，是的。

阿斯特羅夫 爲什麼「不幸」？

伏尼茨基 就因爲那種忠實澈頭澈尾是虛偽的。也許裏面有着多量優美的情操，但是，沒有邏輯。欺騙一個教你無法忍受的老年丈夫，也許是不道德的；但是，活活葬送了青春的火焰，窒滅了生命的感情，難道那就是道德？

鐵里金（以含淚的聲音） 萬尼亞，別！別這麼說。得，得啦！男人要是能欺騙自己的女人，或者女人欺騙自己的丈夫，那麼，那種人就是靠不住的，那種人也就能夠賣自己的祖國。

伏尼茨基（不耐） 你收起來罷，麻大哥！

鐵里金 可是，對不起，萬尼亞，您得聽我說。內人在跟我結婚的第二天，就跟她的情

人跑掉了，理由呢，就是我的相貌不揚。可是，我却一直不會背棄我的誓言。我愛她直到今天，始終是對她忠實。我儘我所能的幫助她，儘我所有的來教育她和情人所生的孩子。我誠然失掉了我的幸福，但是，我沒有矢掉我的驕傲。她呢？她的青春已經過去了，她的美貌，依着自然的法則，已經凋謝了，她所愛的人，也死了。……她到底又得到了什麼呢？

【蘇尼亞和葉琳娜入，稍後，瑪雅也手持書本，入；她坐下之後，立刻仍然看書。別人遞茶給她，她還是一面喝茶，一面看書。

蘇尼亞（匆匆向奶媽）奶媽，親愛的，幾個農民來啦，您跟他們談談罷。看茶的事您交給我。

【奶媽下。葉琳娜拿起自己的茶，坐到鞦韆上，喝着。

阿斯特羅夫（對葉琳娜）我看您丈夫來的。您信上說他病得很厲害——風濕和別的什麼的——可是，看起來，他倒好像什麼病都沒有似的。

葉琳娜 昨兒晚間他確實鬧得很厲害的，纏着腿疼，可是今兒倒很好……

阿斯特羅夫 可是我可拚命跑了六十里，差點兒沒把馬腿子跑斷！趕來了，可又「倒很好」。這可不祇鬧了一回。這一回，我可得在你們這兒住到明天，補償補償，至少

我也該睡牠個痛快。

蘇尼亞 好極啦！您是輕易不在我們這兒過夜的。我看您還沒用過午飯呢？

阿斯特羅夫 正沒有呢。

蘇尼亞 那您正好跟我們一塊兒吃啦。我們現在也要到六七點纔吃午飯呢。（喝茶。）
茶涼啦。

鐵里金 茶爐子的溫度顯然低下去啦。

葉琳娜 不要緊，伊萬·伊萬尼奇，我們就涼着喝罷。

鐵里金 對不起，夫人，我不叫伊萬·伊萬尼奇，我叫伊里亞·伊里奇·鐵里金。因為我臉上有這麼兩顆麻子，所以有的人也管我叫作「麻大哥」。我是小蘇尼亞的教父，你們教授大人是跟我很熟的。現在我就住在你們寶莊上。我每天都跟您一塊用飯，您當然會注意到的。

蘇尼亞 伊里亞·伊里奇是我們的大幫手呢。（溫柔地）教父，我再跟您斟上一杯吧？

瑪雅 哎呀！

蘇尼亞 什麼事，奶奶？

瑪雅 我忘啦告訴亞歷山大——我的記憶力簡直一天不如一天啦——我今兒接到了巴甫